

刘梦溪 / 著

书生留得一分狂

shushengliude
yifengkuan

卷前小引

说来已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，当时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，女作家木令耆一次邀为波士顿郊外游，乘兴来到她的美丽的湖滨居所。她书房里的一幅字，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武汉大学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的书法，一首《浣溪沙》词，写的是——

丹枫何处不爱霜，谁家庭院菊初黄，登高放眼看秋光。
每于几微见世界，偶从木石觅文章，书生留得一分狂。

木令耆长期主编一本名叫《秋水》的刊物，故词中第一二句枫霜、菊黄以及第三句的“秋光”等字样，显系喻指秋水主人的性格与爱好。下阕一、二句颇及女作家的职业特点，赞其作品以小见大，不离一个“情”字。因“木石”一语，用的是《红楼梦》“木石因缘”的成典。最后一句“书

生留得一分狂”，与其说是对书赠对象的期许，不如说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期许。

这种期许并不高，只希望我们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保留“一分”可爱的狂气。是呵，如果不是一分，而是三分、五分乃至更多，也许就不那么合乎分际了。但如果连这“一分”也没有，作家或知识分子的义涵就需要打折扣。孔子说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。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。”^①虽然他本人未必特别喜欢“狂”和“狷”，解释本身却是正面的。孔子最不能容忍的是“乡愿”，称之为“德之贼也。”^②中行、狂、狷、乡愿的“四品取向”，“中行”最为孔子看重，但难以遇到，“乡愿”则是需要鄙弃者。所以孟子说：“孔子岂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”^③“狂”和“狷”的特点，都是不追求四平八稳（“不得中行”、“中道”），只不过一个急促躁进，希望尽快把事情办好；一个拘泥迂阔，认为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办。“狂”和“狷”都是有自己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表现。

中国文化里面长期存在狂者精神的传统。所以然者，由于中国很早就有健全的文官制度，有“处士横议”的传统，有“游”的传统，有“侠”的传统，有自由文人的传统，有浪漫的诗骚传统，有绘画的大写意传统，有书法的狂草传统等等。这些人文艺事的固有性体都与“狂”有不解之缘。而

① 《论语》 子路第十三。

② 《论语》 阳货第十七。

③ 《孟子》 尽心下。

儒家的圣人理想，道教和道家的崇尚自然，佛教禅宗的顿悟超越，又为狂者精神的构建供给了理念和学说的基础。先秦的士狂，魏晋的诞狂，唐代的诗狂，明代的圣狂，是狂者精神在不同历史段落的特异呈现。但清代以后，狂者精神已经逐渐消退。四十年的武力征伐（1644年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评定三藩），百年的文字狱（顺治十六年的庄廷龙修《明史》案到乾隆五十三年贺世盛的《笃国策》案，中间经过一百二十八年的时间），知识人士欲言无声，狂的社会条件没有了，狂的心理基础也不存在了。

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浪潮，也没为士之能狂预留多少地盘。20世纪是中国泛科学主义的时代，而科学天生能够止狂、制狂。虽然科学家本身也需要狂者精神，但科学以外的“一事能狂”者，在强势的科学面前，未免自惭无形。何况战乱和流离，同样是狂者精神的杀手。战争都疯了，文化便失去了张扬个性的余地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以后，除了个别高等学府偶尔能看到他们孤独的身影，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里面，已经没有狂士得以生存的机会。辜鸿铭留着前清的辫子游走于未名湖畔，黄侃在讲堂上的“即兴骂学”，刘文典当面向总统争夺教育独立的礼仪称谓，傅斯年因反对政府腐败与委员长拍案相向，梁漱溟和领袖吵架，都不能看做是狂的本义的价值彰显，只不过是文明社会个人权利的一种正当表达而已。

20世纪50年代以后，知识人士的狂狷之气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“洗澡”，特别是1957年近乎原罪的大洗礼，已消失

殆尽。流行于文化社会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，是知识分子喜欢翘尾巴，因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有效方法，是教育他们无论如何不要翘尾巴。社会的众僧则顿悟似的学会了从小就“夹着尾巴做人”。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创立新局，知识人和文化人有了施展才能的更阔大的空间，照说“狂”上一点两点应无不可。但“狂”在今日，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负面语词，没有谁愿意跟这个等同于翘尾巴的不雅行为发生任何关联。“狂”这个词的本义正在失去记忆，人们习惯不听不看不使用这个语词。以《法门寺》里的贾桂“站惯了不想坐”的名言为譬，恐拟于不伦，但不妨抽象取意，聊资闭目想像。

本来想写几句简单的话置于卷首，作为题记。不料一经涉“狂”，便无法自己。写完一看，已经有两万五千字之多了。如此长文放在书的前面，难免有大军压境之感，置于书后，又似尾大不掉。斟酌再三，决定弃之。长文已冠以《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》的正式论文题目，另派他用，这里只撮其要让本书的读者知情而已。我在长文的最后，提撕出随文引用的四句韵语：天赋迂儒自圣狂（陈寅恪），点也虽狂得我情（王阳明），莫道狂童狂也且（《诗》“郑风褰裳”），亦狂亦侠亦温文（龚自珍），仿效明清传奇的下场诗，作为全文的收束。第二句“莫道”系我的添笔。

龚自珍是康乾一百五十年之后，重新发出“言大志大”的一点狂音的人。他那首脍炙人口的诗：“九州生气恃风雷，

万马齐喑究可哀。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材。”^① 感愤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。他的另一首送友人诗：“不是逢人苦誉君，亦狂亦侠亦温文。照人胆似秦时月，送我情如岭上云。”^② 也让我每次诵读，都感受到一种温暖清新的侠骨柔情。王阳明“点也虽狂得我情”，用的是孔门成典。《论语》“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”章，子路、冉求回答孔子问“志”，都讲如何使一个小国家强国富民，公西赤则愿意当外交场合的一个小司仪。只有曾点表示，自己“异乎三子者之撰”，他喜欢在阳春三月，和一群友人带着孩子们，在沂水边沐浴，一边走一边在路上唱歌。而且当大家侃侃而谈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在一旁鼓瑟自赏。曾点的这种表现，程朱等大儒都目之为“狂”。王阳明晚年写的《月夜》诗里，有“铿然舍瑟春风里，点也虽狂得我情”句。陈寅恪先生的诗句，系1929年给北大历史系同学的赠言，全诗作：“天赋愚儒自圣狂，读书不肯为人忙。平生所学宁堪赠，独此区区是秘方。”^③ 《诗》“褰裳”的“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溱。子不我思，岂无他人？狂童狂也且”，释证纷纭，我取通常的解释。

我很乐于以“书生留得一分狂”作为本书的书名。如果今天的书生们随着《论语》的普及，对“点也狂”表示出

① 龚自珍：《己亥杂诗》第一二五首，《龚自珍全集》第521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。

② 龚自珍：《己亥杂诗》第二十八首，《龚自珍全集》第511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。

③ 陈寅恪：《诗集》第19页，三联书店《陈寅恪集》2001年版。按此版首句作“添赋”误，兹径改。

情同我获的理解，并且像曾点那样，当孔子问“志”的时候，一个人在一旁若无其事地鼓瑟，而不是紧张地记笔记，则“留得”一分“狂”的可能性并非没有。龚自珍的“亦狂亦侠亦温文”的诗句，也会因此有了着落。“书生留得一分狂”和“亦狂亦侠亦温文”这两句诗，可以互为循环阐释。末了还有一言凭君记取，就是由于为自己的一本小书写题记，而写出了两万五千字的学术论文作为“副产品”，虽然因体积庞大未获入于本书，然作者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的“窃喜”，似只有飘飘然自去鼓瑟（王阳明语）的“点也狂”差可为比。

2009年12月27日于京城之东塾

切问而近思 | 卷一 |

“书生留得一分狂”

波士顿郊外的女作家

女作家的名字叫木令耆。她看上去一点也不狂，满身的幽雅淡如。我是说她家书房的一幅字，武汉大学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写的，是一首《浣溪沙》词：“丹枫何处不爱霜，谁家庭院菊初黄，登高放眼看秋光。每于几微见世界，偶从木石觅文章，书生留得一分狂。”第一二句枫霜、菊黄，都指的秋天，故第三句明点“秋光”二字。木令耆长期主持的一本刊物叫《秋水》，因此词的上阕似指书赠对象的事业成就和视野胸襟；下阕则是说作家的职业特点了：以小见大、草木皆可成文。“木石”连用，寓《红楼梦》“木石因缘”之意，大约是说秋水主人的作品，总不离一个情字吧。尾句是对自己、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、当然也是对书赠对象的一种期许——不算太高的期许，只希望保留一分可爱的狂气。

我和木令耆相识，是1992年的秋天。哈佛开“文化中

国：诠释与传播”国际学术研讨会，我应邀前往。临行前王蒙说有几张照片顺便带给她，于是会后的一天下午我们见了面。她开车到我的住地来接，然后进一家餐馆，边吃龙虾边交谈。没有陌生感，如同旧相识。后来她来北京，到过我家里，对我的书房有兴趣。这样一个云淡风清的人，居然不以我的书房之乱为意，也算识有别才了。

1998年再次到哈佛，做访问学者，时间充裕，与木令耆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。

一次是邀我去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看特展，还是她开车来接。尽管天空飘着雪花，波士顿人的雅兴丝毫未减，不仅博物馆前的停车广场早已没有了空位，对面的停车楼里也是车满为患，至于特展的票更是早已售罄。而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中午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以口福代替眼福。二楼的餐厅有各式品种的主菜和开胃菜，1992年童元方陪我享用过，至今还记得雪鱼和布丁的美味绝伦。没想到波士顿人吃饭的热情也如同看特展一样高涨，二楼已经没有了座位，排队等号也停止了。幸好一楼的咖啡厅还在供应，但仍需排队，足足等了一刻多钟，轮到了我们，木令耆叫了一个汉堡沙拉，我叫的鸡肉沙拉，以为谈话之助。

当时正是克林顿因莱温斯基而狼狈不堪的时候，美国的电视、报纸争抢头条，每天都有惊人的报道。甚至，一位长相很不起眼的女士声称，其千金是克林顿的私生女，几天之后就要到白宫去寻夫认父，而且连孩子的照片也堂而皇之地登在报上，并说可以随时接受DNA检查。决心整治克林顿

的议员们如获至宝，表示一定把这个意外收获查个水落石出。克林顿则说并无此事。我到美国不久就赶上这场花样百出的猫捉老鼠的游戏，雾里看花，不很明底里。木令耆是一个有平民思想的作家，虽然看不大上克林顿，却寄许多同情给他，说这一事件有右翼的种族以及宗教的背景，一任发展下去，会走上孤立排外的道路。她说她为美国感到担忧。

她有时也来中国，提到国内的城市，她说她喜欢南京、扬州，我说我也是。还有杭州，我特殊喜欢，她亦如此。她还喜欢洛阳，但我没去过，我说如果去了，我想会喜欢的。我们都不大喜欢广州，理由不一定充足，印象而已。她生在上海，因此对上海有摆不脱的怀恋。我说上海的特点是都市味浓，天生的与国际接轨。北京居然她没提我也没提。因为常年住在北京，它的不尽如人意处甚为了然，可是在国外或者外省住了一些时间以后重回北京，还是觉得北京好。流行的段子说，在上海人面前，都是乡下人，在深圳人面前都是穷人，在北京人面前都是下级。这是讽刺北京的官多、权位观念重，但北京的真正好处是适合做学问，在这点上没有哪个城市能够 and 北京相比。

两个星期之后，即1998年12月21日，木令耆带着上次预订好的入场券，再次接我去美术博物馆看莫奈的画展。中间我去了旧金山，访问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，与两校东亚系的教授们交流中国学有关的问题。回来的第三天，我们就如愿以偿地观看了这位法国印象派大师的诸多杰作。莫奈的活动年代主要在20世纪初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他的

创作旺盛期，绘画对象以睡莲为主，兼及意大利风景。最突出的特色是画水，把波、光、影的神奇变幻表现无遗。他个人精神宇宙的风起云涌，变成了水色天光的变奏。

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是西方绘画艺术的宝库，藏品之丰富，与世界上任何艺术馆相比都不会失去一流的地位。1992年童元方陪同我参观的时候，已经粗粗领略过。元方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，当时正在哈佛东亚系撰写关于李笠翁的博士论文。她的艺术感悟力极强，对西方绘画的历史渊源和流派稔熟于心，遇到这样的好向导，不必担心在艺术之旅中茫然迷路。木令耆的鉴赏眼光也足令我叹服，每遇到交融着莫奈精神宇宙的作品，她会伫足久立，流连观赏。童元方也是木令耆的好友，看完特展到一楼咖啡厅小息，我们还不时谈起她——她哈佛毕业后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执教。1996年年初，我与内子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返回北京，在香港中文大学短期访学，一次在学校车站的排队处仿佛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木令耆。而站在她旁边的不是别人竟是童元方，人生的离合聚散有如此巧合者。

木令耆的家住在距波士顿市区三十公里外的一条公路的旁边，大约是西北方向，屋前屋后是很密的树林，树很高大，有常绿树，也有白桦。屋后的树木连着一片大湖，面积几十亩，湖四周点缀着稀疏的白色小屋。她在此安家已经有三十多年了，自建房，先买下了地。居室简朴，但格致通透，幽静绝尘。我说这所房子只适合一个人居住，谁是这里的女主人，第一步应该把先生先赶跑才是。木令耆说她的目

标没有如此远大，只是在先生外出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而已。客厅的壁上挂着木令耆尊人的书法，散淡、疏落、闲适。自署馭万，一个开阔不拘的名字。母名继孟，擅画梅，也挂出一幅，风格谨飭，一如其名。这一字一画，可知女作家韵致风度的来历出处。

女作家的工作室在楼上，只一小间，兼卧室。窗外是湖面，大树掩映，甚高致。屋顶有一天窗，星月直入，可照幽思。吴于廑先生的那首《浣溪沙》词就挂于此室之内。上款署“竹林幻叟”，我以为是木令耆的号，谁知是作者信手而书。我说这可是个了不得的称谓，特别用于女性，可谓千古独得，非知者断写不出。吴先生的中国学问的根底和超越精神由此可见一斑。木令耆为我的解读感到欣悦，说如果我见到吴先生，一定谈得来。可惜我生也晚，当代大儒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竟无缘一见，但能够在新英格兰的一所湖边小屋欣赏到他的手泽，发遑心曲，体悟他的文学幻想，已是很幸运了。

造访木令耆的家，是她精心安排的。原就约好等内子陈祖芬来了以后一同前往。祖芬在加拿大，大雪困住了她，未能按期来哈佛。两周前终于从多伦多过来，很快就有这次开心的波士顿郊外之旅。木令耆先陪我们到美术博物馆看美国一位女画家的特展，然后来到她郊外的这所清幽的住处。芬的感触是，作家用来写作的房间的确不需要很大。我们从她家出来，木令耆又开车带我们到不远的一个小镇，在一家“九九”餐馆用餐。三个人早已饥肠辘辘，木令耆给我要了

一份牛排，芬要的去骨鸡沙拉，她自己要的烤土豆皮，都是这家餐馆的特色菜。本来想在另一家更有名的餐馆用餐的，那是华盛顿住过的一家客店，仍保持原来的面貌，由于是休息日，人多，没排上队，只楼上楼下看了看。这家“九九”餐厅，是美国最初开发西部的九十九个人的意思，所以颇具西部牛仔的粗犷风格。牛排的味道很美，两位女士也称赞她们的菜香甜可口。

北美独立战争的发祥地列克星敦（Lexington）就在附近，我们吃饱喝足之后驱车来到这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地方。1775年4月19日，英国殖民者派兵到列克星敦和康克德（Concord）收缴武器，不料当地民兵事先已得到银匠里维尔送来的信息，便拿起反抗的武器，在北桥与英军发生冲突，揭开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。北桥仍然完好如初，当年指挥民兵作战的约翰·帕克上尉的塑像威严地挺立在桥头。但路旁还有一处特殊的纪念地，就是一名英国士兵牺牲的地方，一个小小的水泥墓碑，插着一面小小的英国国旗。纪念反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，也为牺牲的殖民者士兵难过，我们三位参观者不能不为之动容。

这时我才恍然，今天木令耆带我们夫妇离开波士顿北行，不只是看她的湖边寓所，更主要是瞻仰旧北桥这里有过耀眼光辉的历史遗存。美国文豪《红字》的作者霍桑住过的老曼斯宅，也在距北桥不远的地方。爱默生也曾在这里住过。爱默生的祖父就是在这所房子目睹了北桥战役。我们来到这所名宅面前，天色已将晚，在房前拍了一张照，就

匆匆离去了。

这是我在波士顿收获最丰盈的一天。回康桥的路上，车外云淡风清，晚霞夕照，非常好看。我不停地吟诵吴于廑先生的词，尤其对“书生留得一分狂”句深深感会于心，并模仿吴诗的韵脚胡乱杜撰出一些句子，诸如“竹林幻叟有天窗”“有天窗处有斜阳”“我把圣地作大荒”等等。这后一句，其实有“今典”存焉。我们中午在“九九”餐厅喝了太多的饮品，包括冰水、咖啡，但坐在车上毫无感觉，不知水流何处。可到了北桥凭吊之际，我突然感到不妙，但附近绝无公用厕所。两位女士也为我着急，不约而同地建议不妨使用初民的方法。犹豫再三，不得已只好走到约翰·帕克上尉塑像后面的草木深处行事一番。所以当我高声朗诵“我把圣地作大荒”的时候，祖芬和木令耆在车里笑了个人仰马翻。我赶紧劝止，说无论如何开车的人不能笑，我们三人的安全系在你一人身上。

当然也怕有违吴于廑先生积毕生经验的教诲，超过书生之狂的规定额度，不是一分而是僭越达到二分或三分乃至三分以上就不好了。

载2002年3月13日《中华读书报》

“桃花得气美人中”

虞山访柳如是墓

早就盼望到常熟访柳如是墓，终于有了合适的机缘。

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，有我指导的学生，因外出访学及不恰当的生病，已一年多未履行职责了。今年春节后，沉痾渐起，转治为养，南师大文学院院长何永康教授邀为南行，给学生讲课，并商学科建设。4月9日抵南京，课业之余，安排了丰富的访古冶游活动。永康院长指示有关人士：刘老师大病初愈，一切安排以有利健康为前提。

江南四月天，正是好时光。抵宁的第二天，就去了扬州。虽然以前不止一次来过这隋朝的短命皇帝特殊喜爱的地方，包括六一居士的平山堂、史可法纪念馆、个园的竹趣、红桥和桥下之水，还有西园饭店的狮子头、富春茶社的五丁包子、马路边刚烤出来的椭圆形的黄桥烧饼，都曾领略过和品尝过，但这次对扬州人引以为骄傲的瘦西湖，也许是正值“烟花三月”，而且在夕阳将落的晚晴光照的一刻，又有性情

相投的游伴，却有了往昔不曾感受的新发现。那岸边初发乍垂的嫩黄渐绿的柳树的枝条，夹杂着红、粉、白三色相间的桃花，水中摇曳多姿恍若海市的倒影，以及它们联合变幻出来的清幽、淡远、宁静，真可以说是此景只应天上有了。因天色将晚，到后来整个湖面只剩下我们一条游船。行至一转弯处，只见夕阳晚照，透过花树，拱桥亭榭齐映水中，潜影天光，如临仙府。船上的人不觉忘形，大声欢叫：“哎呀呀！乖乖！”忽然想到摄像留影，不料两架相机都被前面的景致吃饱。只好自我安慰，如此人间奇景，终生都不会忘记，何须人工机械地加以保留。

4月17日到上海以后，我向王元化先生谈起在扬州的感受，元化引为同调，叮嘱我到杭州见到唐玲女士（我们的共同友人），一定告诉她，切不可以为天下只有西湖好。原来这几年元化也迷上了瘦西湖，每逢春三月都到扬州小住。而当我遵嘱向唐玲转达元化的告语时，地点是刘庄国宾馆，房间的客厅延至西湖水面，窗外波光潋潋，绿柳拂烟，小舟独横，杂以动听的鸟语。这样“不恰当”的地理环境，我知道，说服唐玲可能是相当困难了。

西湖好，好在不避风雨，不择四季，不分日夜，只要游西湖，就有宜人处。而且雨西湖、雾西湖，比风和日丽的西湖还好看。难得的不是西湖的千种风姿，而是她的润物无声、浸人心脾的万般温柔。不过在杭州，我更钟情的是云栖竹径，每次来杭，都少不了光顾这里。如果来杭州而不到云栖，其失落怅惘懊悔，绝不是与所爱之人失之交臂能够